

# 母亲的最后时光

□蒲斌军

晚饭后，我像往常一样在小区里散步，顺手掏出手机拨通了母亲的号码。反复拨打了几次，可听筒里始终只有单调的嘟嘟声。赶紧打电话给小婶，让她帮忙去家里看看。

“斌军啊，你妈在楼上呻吟呢，可铁门紧闭，我进不去。”小婶来电焦急地说。惨了，出事了。我立刻冲向停车场，朝着老家狂飙而去……到家了，才知道母亲中风脑梗了！我立马将母亲背到车里驱车到普陀医院，冲进了急诊科抢救室。经过一晚的折腾，已是深夜11点多，母亲终于被安排住进了九楼的老年病医学科。母亲的身体插满了各种管子，她说身子热得难受，脱了外套还嫌不够，干脆卷起裤管，把大腿直接靠在冰冷的金属床架上。膝盖上磨出了一层巴掌大的暗皮，那是她从床上摔下来后，努力摸手机求救时留下的伤痕。我赶紧拿来冷毛巾，轻轻地敷在母亲的额头上，母亲这才感觉舒服了一些。

母亲入院的消息传开后，亲朋好友纷纷前来探望。侄子看到奶奶这般模样，忍不住哭了起来，他从小就与奶奶生活在一起，感情深厚；丈母娘拉着母亲的手，眼里满是心疼，她看着亲家母遭受这么大的折磨，手紧紧地握着，久久不愿松开；哥哥在海上工作，得知母亲生病后，焦急万分，嫂子通过微信视频让哥哥能看到母亲的样子；邻居小玲也赶来帮忙，她主动为母亲擦洗身子，还当着我们的面，满含感激地说：“别人都欺负我，只有你妈把我当亲妹妹一样。”

母亲是个好强的人，不愿意余生都与轮椅为伴，每天都会努力地屈伸大腿，抬伸手臂，试图早日站起来。侄女来看望，她突然想要下地走走。我和表姐、护工阿姨小心翼翼地搀扶着她，每一步都走得无比艰难，整个身子沉甸甸的，像一根随时可能倒下的木头。走了短短几分钟，母亲就已经气喘吁吁。看到母亲能下地行走，我满心欢喜将这一幕上传到抖音上。亲戚朋友看到后，纷纷点赞并送来祝福，母亲也受到了鼓舞，开始尝试自己用调羹进食……

可是，命运并没有就此放过母亲。一天下午，主治医师把我叫到办公室，一脸严肃地告诉我，母亲最新的化验单上，肿瘤物数据偏高，如果长时间降不下来，患癌的可能性很大。回到病房，面对母亲的询问，只是淡淡地说：“医生问了下最近吃的药，没别的事。”我看着病床上的母亲，这个矮小却无比坚强的女人，在这短短时间里，她经受了太多的痛苦，那种生不如死的折磨，一般人根本无法承受，可母亲却硬是扛了过来。

住了十天，母亲的神色越来越差，她抱怨医院的空气不好，晚上睡觉的时候还跟我说，家里的庄稼地没人打理，都快荒废了。我随即办理了出院手续。在车厢里，母亲躺在嫂子的怀里，我透过后视镜看着母亲，她脸颊深陷，目光呆滞，神情木然，这些天她真的受苦受难了。本以为可以松一口气了，让护工阿姨晚上照顾母亲，我也能回东港睡个安稳觉。可晚上8点，护工阿姨就打来电话，语气里带着抱怨，说母亲总是叫痛，她照顾不来，让我明天带母亲去舟山医院复查。第二天，我和嫂子带着母亲来到舟山医院肝胆外科，专家建议继续康复，于是母亲又转到了普陀医院康复中心。

为了确定母亲的病情，母亲做了腹部增强CT。做CT前要大量饮水，母亲很听话，大口大口地喝着，可因为太急，差点吐了出来。我在一旁看着，心疼不已，赶

忙轻轻地拍着母亲的后背。注液的时候，我穿上厚重的防辐射服，紧紧地拉着母亲的手，不断地安慰她：“阿妈，没事的，别怕。”母亲的手微凉，眼睛睁得大大的，满是紧张和不安。报告出来，胆结石引发淋巴转移，这也解释了母亲多日来腹背部疼痛不止的原因。这个诊断结果彻底将我击垮，但我不想让母亲知道这个最坏的结果，只能将它深埋在心底，当作一个秘密。

为了缓解母亲的疼痛，我让医生开了止痛药。每晚下班，我都会来到医院的康复病房，看着母亲熟睡的样子，听着她浓重的鼾声，我的心里又是高兴又是悲凉。冬天很冷，早上护工阿姨会推着轮椅，把母亲推到向阳处晒太阳。我走过去，轻轻地抚摸着母亲的头发，母亲转过头，直直地盯着我，问道：“阿妈是不是得了缠身龙，要不咱去社区医院看看？”看着母亲那充满期待的眼神，我再次将母亲接回老家。医生简单地看了看，便断定不是缠身龙，算是给母亲宣判了死刑。

母亲躺在床上，一拨又一拨的人来看望她，大家都念着她的好。母亲微笑着和众人挥手，像是在作最后的告别。空下来的时候，她就和护工瑞娟阿姨聊天，说等病好了要和她一起旅游，费用她出。

一天下午，我看着母亲那日渐消瘦的脸庞，实在心疼，便问她想吃什么。母亲虚弱地说：“买点草莓给阿妈吃吧。”我连忙跑出去，买了母亲最爱吃的草莓便回东港了。6点左右，护工阿姨打来电话，说母亲估计快不行了。我急忙赶回家，看到母亲已神志不清，呼吸不畅。我们只能用米汤喂她，用清水涂抹她干裂的双唇。可以确定，母亲再次脑梗。

我守在母亲身边，有太多的话想对她说。我想感激她，在我高考失利时，顶着巨大的压力让我选择复读；在家庭经济最困难的时候，她毅然提出与父亲一起拉大锯，撑起了这个家。没有她，哪有我的今天？可我又满心愧疚，觉得自己辜负了父亲临终前要我照顾好母亲的托付。我俯下身，凑近母亲，第一次轻吻了她的脸，嘴里喃喃道：“阿妈，你是世上最伟大的母亲。”哥哥来了，他站在母亲的床边，不善言辞的他看着母亲这般模样，眼眶泛红，却不知该说什么。母亲似乎有了感应，眼角渗出了泪水。她就这样在痛苦中煎熬着，生命如同一盏即将熄灭的灯。

12月19日下午，母亲吐出了最后一口气，永远地离开了我们。23日一早，是火化的日子。看着工作人员将母亲的遗体缓缓推入焚尸炉，我的心仿佛被撕裂。抱起骨灰盒的那一刻，我感觉仿佛又抱住了母亲。曾经抱她下床时，她是那么沉，如今却轻如云朵，我多希望这是她故意揉碎自己，好让我能更轻松地拥她。

第二天，出殡的日子到了，我怀抱母亲的骨灰盒，在哀乐声中向茅洋小坑公墓走去，送母亲最后一程。父亲于2012年就已过世，这十一年间，无论清明还是正月初一，母亲总会抱着病体去父亲坟头，墓地成了她的精神寄托，因为那里住着她最爱的人。谁能想到，如今她也住进了公墓。

把母亲送上山后，我回到老家，整理她生前的旧物。看着那些熟悉的物件，心里空荡荡的。母亲走了，可她的爱却永远留在了我的心中，我也终于明白，那些被我忽视的时光，那些没有好好陪伴母亲的日子，是我一生都无法弥补的遗憾。如果可以重来，我愿意给母亲无数个温暖的拥抱，倾听她的每一句话，陪伴她度过每一个美好的瞬间。

## 忆外公

□余峰

外公活了将近一个世纪，长寿是他较之同龄人最大的优势，家人曾对着外公家里挂的一张农业队成员的合影告诉我，这上面的人大部分已作古。事实上，外公是农业队里最长寿的男性长辈。

我的外公，算得上是一个地地道道的中国农民，老实巴交，安分守己。按照中国人安土重迁的古老传统，外公的骨子里也毫不例外地刻入了这样的基因，一辈子都没有离开过他无比热爱的那块土地，以及土地之上的老屋。以前外婆在世的时候，我妈和大阿姨在过年时把双亲接到家里来住过一段日子，但是还没住上几日，外公就嚷嚷着要回家，硬是拽着好生清闲的外婆回了老屋。对外公来说，小区就像是一个迷宫，出了单元门就找不到北了，如果要出小区，大阿姨还叮嘱我要全天候地看护，就怕他迷路。光就这一点来看，外公又怎么可能住得惯呢？

外公是一个极度节俭的人，他吃苦耐劳的能力远超我的想象。我小时候亲眼见过他吃苦药，对我来说那是苦得要命的东西，他却当白开水一样地喝下去，连眉头都不眨一下；夏天到了，不开电扇，外公就能轻松熬过整个季节；喝完子女孝敬他的牛奶，他会持续地往牛奶盒里灌凉水，使劲地摇晃，然后喝掉，直到盒子内壁不会残留下哪怕一滴牛奶，而且最后一遍一定是用来浇花……最有意思的，还要数那个晚上，我照例晚饭后散步至外公家，外公虽然没睡，但出于对节能环保理念发自内心的秉持和坚守，灯肯定是要全部关了的。我进门的时候，当然是一片乌漆麻黑，摸着进去的。外公一看是外孙来了，平时行动迟缓的他竟三步并作两步，先我一步把灭蚊灯给打开了！我知道外公向来节俭，原本是打算自己去开一盏台灯，就不开头顶的日光灯了，心想这也算够节能了吧！可我实在没料到，在外公的眼中，灭蚊灯竟然也能算是灯？我只有咋舌的份了。

外公的脾气其实挺暴躁，平时非常内向，但只要遇上让他不乐意的事，火气就蹭蹭地往上蹿，任谁劝都不听。尽管如此，从小到大，外公在我面前却从没红过脸，除了自古以来的“隔代亲”，大概还因为我是外孙，按照传统，外孙算“外人”，是一定要客气的，就算有什么错，也不应横加指责，要以宽容度之。

斯人已逝，唯有以文字纪念之。思绪浸泡在回忆里，拧干了，留下的是不曾忘却的往事。愿你安好，我的外公。